

# 生态扩张主义

欧洲900~1900年的生态扩张



*Ecological Imperialism*  
*The Role of Biological Invasions in European Expansion, 1492-1900*

艾尔弗雷德·W·克罗斯比 著

许友民 许学征 译

林纪焘 审校

Cambridge Collection  
剑桥集粹


# 生态扩张主义

欧洲900~1900年的生态扩张

艾尔弗雷德·W·克罗斯比 著

许友民 许学征 译

林纪焘 审校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1·沈阳

版权合同登记：图字06-2000-87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态扩张主义/ (美) 克罗斯比(Crosby, A. W.)著; 许友民等译.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1.3

(剑桥集粹)

书名原文: Ecological Imperialism

ISBN 7-5382-5967-8

I. 生… II. ①克…②许… III. 生态系-研究-世界 IV. Q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1) 第05302号

Ecological Imperialism

Copyrigh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Liaoning Education Press  
2001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出版 辽宁教育出版社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发行 辽宁教育出版社

印刷 沈阳新华印刷厂

版次 2001年3月第1版

印次 2001年3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50毫米×1168毫米1/32

印张 12.125

字数 209千字

印数 1-3000册

定价 25.00元

作 者 艾尔弗雷德·W·克罗斯比

译 者 许友民 许学征

审 校 林纪焘

特约编辑 谢翰如

责任编辑 严中联

责任校对 马 慧

封面设计 吴光前

版式设计 赵怡轩

## 献 给

朱莉娅·特劳和詹姆斯·特劳，以及惠灵顿亚历山大·特恩布尔图书馆的员工们。

## 内容提要

本书从生物地理学角度阐述欧洲人是如何在过去的1000年里（900-1900）循着陆路和水路扩张到西伯利亚、非洲、美洲和大洋洲，在这些地方建立了一个个新欧洲，换言之，使这些地方欧洲化。他们不仅进行了移民，也带去了旧世界的动物、植物和疾病，这些生物挤占了各地土生土长的动、植物的生存空间，许多物种甚至民族，惨遭灭绝。作者广征博引，论述有力，从而使人信服：“欧洲人在温带地区取代原住民，与其说是军事征服问题，毋宁说是生物学问题。”（《泰晤士报文学增刊》）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高呼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物物种多样性与保护全人类的家园的今天，此书尤其具有重要价值。无怪乎英国《卫报》评介说：“全球的政治家们都有必要读一读此书。”

“亚美利加之觅得，与夫绕好望角以达印度海道之通，二者实自洪荒开辟以来莫与齐大之事也。”

——**亚当·斯密**：《原富》（1776年）

“然而，如果我们在前进时舞动灭绝之剑，我们就没有理由对所造成的严重破坏心存不满。”

——**查尔斯·莱尔**：《地质学原理》（1832年）

“无论欧洲人走到哪里，死亡看上去似乎都在追随着土著居民。我们不妨向美洲的广大地区、波利尼西亚、好望角和澳大利亚展眼望去，我们发现结果都一样。”

——**查尔斯·达尔文**：《比格尔之航》（1839年）

“美洲的发现、非洲的绕航，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东印度与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同殖民地的通商、交换手段以及整个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运、工业空前高涨，从而使正在瓦解的封建社会里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

——**卡尔·马克思与弗雷德里希·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1848年）

## 鸣 谢

要对所有给本书的写作提供不可或缺的帮助的人遍予赞许是不可能的：众多的图书馆管理员，尤其是那些默默无闻地从事馆际出借业务者；那些提出仔细批评的同事们以及——更为重要却更难记住的——那些透过我的肩膀、即时置评点拨迷津、不然的话我就将永远也不得其途的人们。我特别要感谢得克萨斯大学图书馆积累了如此丰富的材料，感谢得克萨斯大学为本人的研究慷慨地允予时间和资金。新西兰亚历山大特恩布尔图书馆给我的一项富布赖特研究员奖学金，在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国立人文研究院一年半的研究时间以及担任耶鲁大学威廉·卡多佐讲座讲演者，这些对我的工作都是极其重要的。我也感谢《环境评论》和《得克萨斯季刊》对首次发表在其上的《生态扩张主义》的部分章节准予重新发表。

我要极其感谢那些在我精疲力竭时直接鼓励甚至施以援助的人，其中当然包括：我的编辑弗朗克·史密斯；更早以前的则有威尔伯里·A·克罗克特，世界上最优秀的英语教师，他第一个告诉我说：精神的生活是值得尊敬的；杰里·高夫，他在几十年后重申了这一观点；埃德蒙·摩根与霍华德·拉马尔，他们的关怀使我想到我应该继续下去；唐纳德·沃斯特与威廉·麦克尼尔，他们认为我理当这么做而对我大加称许。我尤其要感谢丹尼尔·H·诺里斯与莱内特·M·麦克梅内明，他们为我校读本书的各个章节；要感谢威廉·麦克尼尔仔细校读了本书的

初稿——枝枝节节全都看过。

最后，我要向奥斯汀得克萨斯大学计算机行家摩根·沃特金所给予的具体帮助表示我的感激之情；他准备了最后的录音带；克莱夫·道森，他在一个星期六的深夜将被划掉甚至剔除而散失了的第十章重新捕捉回来；弗兰西斯·卡特图南，他一来就说：“呵，这是个计算机终端，现在可别畏首畏尾了。”他用英语和西班牙语为我提供了许许多多意见。

著者按：《生态扩张主义》出版以来，若干朋友友善地指出了我在第166页上的一个重要错误：桉树，这澳大利亚最有名的树木，已广泛分布于地中海四周，因而成了新欧洲土生土长植物适应不了欧洲生长环境的一大例外。



# 目 录

插图目录

鸣谢

|                         |     |
|-------------------------|-----|
| 第一章 序言                  | 1   |
| 第二章 重游下的泛古陆，重新思索中的新石器时代 | 7   |
| 第三章 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和十字军战士     | 38  |
| 第四章 幸运诸岛                | 66  |
| 第五章 风                   | 115 |
| 第六章 够得着，抓不住             | 141 |
| 第七章 杂草                  | 153 |
| 第八章 动物                  | 178 |
| 第九章 疾病                  | 200 |
| 第十章 新西兰                 | 220 |
| 第十一章 解释                 | 269 |
| 第十二章 结论                 | 291 |
| 附录                      | 304 |
| 注释                      | 306 |
| 索引                      | 358 |

## 插图目录

### 图

- |            |     |
|------------|-----|
| 1. 泛古陆裂隙   | 9   |
| 2. 世界植物区系区 | 11  |
| 3. 世界动物区系区 | 12  |
| 4. 大西洋     | 68  |
| 5. 冬季的风    | 120 |
| 6. 夏季的风    | 121 |
| 7. 新西兰     | 222 |

### 铜版画

- |                       |    |
|-----------------------|----|
| 1. 记忆或想象中的两个16世纪末的关切人 | 77 |
| 2. 佛兰芒版的航海者的三桅船       | 78 |
| 3. 16世纪晚期的一幅旧世界车前草版画  | 79 |
| 4.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蒲公英       | 79 |
| 5. 20世纪得克萨斯长角羚        | 80 |
| 6. 把马弄过大洋             | 81 |
| 7. 16世纪晚期在佛罗里达的法国人    | 82 |
| 8. 17世纪早期在弗吉尼亚的英国人和动物 | 82 |
| 9. 16世纪罹患天花的阿兹特克人     | 83 |
| 10. 16世纪晚期的布宜诺斯艾利斯    | 84 |
| 11. 南美南部印第安人和动物群      | 84 |
| 12. 19世纪早期的一个澳大利亚土著居民 | 85 |

13. 一个澳大利亚土著家庭 85
14. 一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前的雕刻烟斗 86
15. 一艘18世纪毛利人的海船 87
16. 同库克船长一道航行的一名艺术家所见到的一个毛利人 88
17. 第一批有生以来见到一个白人的新西兰人之一 89
18. 18世纪20年代的一个毛利人 90
19. 19世纪早期的一个阿根廷人 91
20. 一对塔斯马尼亚母子 92

# 第一章

## 序 言

予我一翎神鹰羽管笔！予我维苏威火山口以为墨台之用！伙计，托住我的手臂！

——赫尔曼·梅尔维尔：《白鲸》

欧洲移民及其后裔遍布各地，这需要说明。

要对该人种各分支的分布予以说明，比对其他任何人种都更加困难。其他人种的分布道理显豁讲得通。亚洲人的许多种族，除了相对很少的一部分外，全都居住在亚洲；非洲黑人虽然居住在三个大洲上，但大部分集中在其最初居住的纬度上，即热带，隔着一个大洋与在其余两个大洲上的相互照面；美洲印第安人，除了少数例外，都住在美洲；而澳大利亚的几乎每个土著则都居住在澳大利亚；爱斯基摩人住在极地附近，美拉尼西亚人、波利尼西亚人和密克罗尼西亚人仅分布于一个大洋的众岛屿上，尽管这个洋很大。所有这些种族都作过地区性的扩张，即犯了扩张主义的罪行，如果你要这样说的话——然而他们仅是扩张到与其原产地毗邻或相近的地区，或者，就太平洋沿岸的种族来说，不过是逐岛地扩张，不管岛与岛的间隔是

多少公里的水域。与此相较，欧洲人却似乎是在全球作蛙跳式的扩张。

欧洲人是高加索人种的一个分支。与其说他们体格魁伟，与众不同，不如说他们在政治上和技术上有出色之处。他们大量地、几乎是密集地居住在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欧亚大陆北部。今天他们在这里占据了比他们在一千年前甚至五百年前所居住的要大得多的地域；但那仅是在整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他们所居住的世界的一部分。尔后，他们以传统的方式从那儿扩张到邻近的地域。在我得称之为新欧洲的人口中，他们也占了大多数。新欧洲就是远离欧洲数千公里的诸地域；它们彼此之间也可能相隔有数千公里之遥。澳大利亚的人口最初几乎全是欧洲人，新西兰的人口则大约有十分之九为欧洲人。在墨西哥以北的美洲，有相当多非洲裔美国人和梅斯蒂索（一个为通用西班牙语的美洲人所采用的贴切的词，我用它来称呼美洲印第安人与白人的混血儿），但该地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居民是欧洲人的后裔。在南回归线以南的美洲，其人口也主要是白人。巴西的“南方腹地”（巴拉那·圣卡塔利娜·南里奥格兰德）的居民，百分之八十五至九十五为欧洲人。毗邻的乌拉圭，其人口大约有十分之九也是欧洲人。一些人估计，阿根廷的人口大约百分之九十为欧洲人，而另一些人则将其估计为接近百分之一百。相比之下，智利人中欧洲人仅占大约三分之一，其余的全为梅斯蒂索。但是，如果我们把从南回归线以南指向极地的那块大三角形的大陆上的所有种族都加以考虑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绝大多数是欧洲人。即使我们接受对梅斯蒂索混血儿、非洲裔美国人和美洲印第安人人口的最高估计，南温带内的美洲人有四人之三强其祖先仍为欧洲人。<sup>1</sup>欧洲人，借用一个养蜂业的术语，好比一次又一次分群的蜜蜂，争着挤着抢占新巢。

各个新欧洲之所以有诱惑力，其原因不在于其地域上的不协调及其大部分居民在种族和文化上的同一性。这些地方引起大多数人的关注——一种眼睁睁的嫉视——是由于其食物的充裕。它们包揽了世界上为数极少的能数十年不断向外出口异常大量食物的国家中的大多数。1982年，全球所有越过国界的农产品出口总值为2100亿美元。其中，加拿大、美国、阿根廷、乌拉圭、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即达640亿美元，占了30%强。如果将南部巴西的出口也计算进去的话，其总值与所占的百分比将更大。各个新欧洲在小麦的出口上占有更大的份额（小麦是国际贸易中最重要的农产品）。1982年，有价值180亿美元的小麦出口境外，其中各个新欧洲大约出口了130亿美元。同年，富含蛋白质的大豆，这种自二战以来被列入国际贸易新项目的最重要粮食，达到70亿美元，而美国与加拿大即占了其中的63亿美元。在新鲜、浅冻和冷冻牛肉及羊肉的出口方面，各新欧洲也像在其他许多粮食方面一样位居世界前茅。它们在全球最重要的食物的国际贸易中所占的份额比中东在世界石油出口中所占的份额要大得多。<sup>2</sup>

新欧洲在国际粮食贸易中起主导作用并非单纯是生产能力的无理性使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通常在小麦、燕麦、大麦、黑麦、马铃薯、牛奶、羊肉、糖和其他若干食品项目的生产上居世界首位，中国在大米与小米的生产上超过其他所有国家，该国饲养的猪也最多。从单位土地的生产能力方面来说，有许多国家超过新欧洲。新欧洲的农民，数量不多，技术一流，专事粗放而非集约的耕作。若以每个农民平均产量来说，生产能力令人敬畏；若以每公顷土地平均产量来说，则生产能力却又并不那么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些地区在粮食生产方面领先于世界是与当地的消耗量有关的；或者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述，

在生产出口的过剩食物方面居于世界前列。举个极端的例子。1982年，美国生产的大米在世界大米生产总量中仅占有不起眼的万分之几，但它却占有大米出口总量的五分之一，比任何其他国家都要多。<sup>3</sup>

我们将在最后一章再来讨论新欧洲的生产能力问题。现在让我们转向欧洲人有移居海外的癖好这一话题。该癖好是他们最与众不同的特性之一，而且对新欧洲的生产能力关系极大。欧洲人对于离开其父母之邦的安全境地并不活跃，这是可以理解的。新欧洲的人口直到卡伯特·麦哲伦与其他欧洲航海者发现这块新土地之后很久、甚至直到第一批白人殖民者在那儿定居之后许多年，才像今天这样成为白人的天下。1800年，北美洲<sup>4</sup>在欧洲人将近两百年成功的殖民开拓之后，尽管这块新欧洲在许多方面对旧世界移民来说是最具吸引力的，它的白人的口还是少于500万，另有大约100万的黑人。南美洲的南部在欧洲人占领了两百多年之后，较之北美更加落后，其白人少于50万。当时的澳大利亚白人只有1万名，新西兰则还仍然是毛利人的天下。<sup>5</sup>

其后殖民者洪水般涌来。在1820年至1830年之间，有500万欧洲人移居到海外各新欧洲陆地来。该数目大致达到这一时期开始时整个欧洲人口的五分之一。<sup>6</sup>为什么这些民族要跨越这么辽阔的距离进行这么巨大的迁移呢？欧洲的状况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推动力——人口爆炸及由此而导致的耕地短缺，民族间的争斗，对少数民族的迫害。而蒸汽动力在海陆航行上的应用肯定使长途迁移变得便利起来了。但是新欧洲吸引力的性质又是什么呢？不错，吸引力是有许多，而且在这些新发现的大陆上，它们是因地而变，处处不同的。但是构筑所有这些吸引力的基础，将其渲染，使之具体而令一个有理智的人可能被说动

而去新欧洲进行投资乃至冒其身家性命之险的，或许是被最恰当地称之为生物地理学的一些因素。

让我们从应用我称之为杜平手法的办法来解答该问题开始吧。C·奥古斯特·杜平是埃德加·爱伦·波笔下的侦探，他发现了那封无价的“被窃信函”不是藏在了一本精装书中或椅子腿的一眼钻孔里，而是明明白白地放在每个人都看得到的信架上。这种手法可以说是奥卡姆氏简化论的一种推理，就是说：问些简单的问题，因为复杂问题的答案也许过于复杂，无法验证；而更糟糕的是，它们又太迷人，使人无法放弃。

那么，新欧洲在什么地方呢？从地理上看，它们是分散的，但它们都处在相似的纬度上。它们都完全或至少有三分之二是处在南温带或北温带之内，也就是说它们有大致相类似的气候。欧洲人自古以来借以获取食物和纤维的植物和借以获取食物、纤维、动力、皮革、骨制品和肥料的动物都易于在年降雨量为50至150厘米的温暖而凉爽的气候里繁殖生长。这些条件是所有各个新欧洲地域的特点或至少是欧洲人聚居的那个地域富庶部分的特点。可以设想，英国人、西班牙人或德国人主要地是由于某地的小麦和牲口长得好而被吸引去的，而事实证明情况确实是这样的。

尽管各个新欧洲主要地都处在温带，但其本地的动植物却明显地各不相同，而且也与欧亚大陆北部的不同。如果我们对这些地方的一些食草动物，比方说是一千年以前的，进行考察的话，这种对比就变得非常之明显了。欧洲牛、北美水牛<sup>1</sup>、南美羊驼、澳大利亚袋鼠和新西兰的有三米高的恐鸟（很叫人心痛，现在已灭绝了），就其本质来说并非胞亲。关系最近的欧洲牛和水牛，也几乎是八竿子打不着的远亲。即使是水牛与其旧大陆上最接近的同类，为数稀少的欧洲野牛，也还是属于不同



的种类。欧洲殖民开拓者有时发现，新欧洲的植物群与动物群稀奇古怪得令人恼火。J·马丁于19世纪30年代在澳大利亚抱怨说：

树木将其叶子保留着却将其树皮脱落掉；天鹅是黑色的，而鹰却是白色的；蜂儿没有刺；有的哺乳动物有袋子，有的会下蛋；山上的气候最暖和，而山谷的却最凉爽；就连黑莓也是红色的。<sup>8</sup>

这儿存在着引人注目而又自相矛盾的东西。世界的这些地区如今在人口和文化方面同欧洲的最相像，而离开欧洲又很远——确实，它们是在大洋的那一边——它们虽然在气候上与欧洲的相似，却有着与欧洲不同的本地植物群和动物群。这些地区如今出口源于欧洲的食物——谷物类和肉类——比地球上的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多。然而，这儿在500年前是没有小麦、大麦、黑麦、牛、猪、绵羊或山羊或诸如此类的东西的。

这种悖于常理的现象说起来容易，解释起来却很难。北美、南美南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地理上远离欧洲，但在气候上却与其相似。只要竞争不是太激烈的话，欧洲的植物群和动物群，包括人类在内，是可以在这些地区繁荣兴旺起来的。总的看来，这儿的竞争是平和的。在南美无树大草原，伊比利亚马和牛驱退美洲驼和羊驼；在北美，讲印欧语系语言的人比讲阿尔冈昆语和马斯科格语族及其他美洲印第安语的人要多。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旧世界的蒲公英和象猫得寸又进尺，而这儿的袋鼠草和几维鸟却节节败退。为什么会这样？也许欧洲人由于其在武器、组织和狂热方面的优势而成为赢家，但到底什么是蒲公英帝国太阳永远不落的原因呢？或许，欧洲扩张主义的成功含有生物学和生态学的成分吧。